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疏掌王及后之五路者此官專掌王及后之路與巾車通掌公車之政令異賈疏云上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車說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案玉金象等之飾冬官造成時當已備非巾車所爲賈說失之注云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者說文馬部云駕馬在軛中也此用說卽下云駕說朝祀卽巾車所掌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等是也鄭司農云說

謂舍車也者毛詩召南甘棠傳云說舍也字通作稅方言云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郭注云稅猶脫也說文日部云卸舍車解馬也蓋用則駕之舍則卸之故謂之說也引春秋傳者左宣十二年晉楚戰於郟傳文杜注云說舍也云用謂所宜用者謂陳駕諸事賈疏云還是朝祀之等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趨馬也疏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者謂同丘方丘南北郊大饗明堂迎氣祀五帝朝日及宗廟六享王皆親祭則乘玉路也詳巾車疏注云出路王當乘之者賈疏云按上巾車玉路以祀此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此惟云大祭祀則

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爲華國詒讓案此注言乘不言陳下注言陳不言乘皆以互見爲義又凡大祭祀后與其事者其路當亦與路出之云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者明此官與彼諸官爲辦事也賈疏云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詒讓案凡五路之馭通謂之僕據大馭及條狼氏文詳彼疏大喪大賓客亦如之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賚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疏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者大喪亦謂王后之喪世子喪不得備五路則唯陳所乘之路而已詳巾車疏大賓客謂朝覲會同皆

陳路也又朝聘賓至此官徒屬蓋亦贊駕稅之事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巾車脂轄此官爲巾車之屬故通言不別也注云亦出路當陳之者賈疏云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吉時路故注爲陳之而說也詒諺案嗣王在喪乘五等喪車當亦此官出之注不云出喪車亦文不具也周書克殷篇說武王滅紂告受命亦云陳常車孔注云常車威儀車也是凡大禮皆有陳車不徒祭喪賓三禮也云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以下者路今僞孔傳本並作輅蓋唐開元時所改說文車部云輅車輪前橫木也非此路車字又舊路釋文云贊又作綴僞孔本同此論大喪陳路之事賈疏云按彼上文云陳寶及列玉

五重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賚路在阼階面注云賚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案賈所引並鄭書注佚文顧命孔疏又引鄭注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蓋彼是大喪有朝祀之事故止陳玉路象路不陳餘三路此經有大賓則王乘金路不乘時亦當陳之與大喪異其革路木路主於戎田雖大賓亦不陳也書僞孔傳則云綴轄金次轄木孔疏引馬融王肅皆謂唯不陳戎路曲禮孔疏亦以次路爲五路之一並與鄭義異也云漢朝上計律陳

屬車於庭者上計律亦漢律篇名史記張蒼傳云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祭賈漢儀云正月旦德陽殿朝賀屬郡計吏皆陛觀故有陳列屬車之法王應麟云安帝紀永初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微樂不陳充庭車注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以年饑故不陳孔廣森云常時大朝會皆陳車於庭東京賦所云龍輅充庭者也石虎僭倣古制每正會充庭車馬金銀玉輅革輅數十見鄴中記云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者顧命爲大喪禮漢律爲大賓客禮咸足相證明也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疏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者會同軍旅皆謂王親行在外弔于四方者王無出畿

特弔於四方之禮惟巡守會同在邦國遇諸侯之喪則有弔事故亦以路從也 注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賈疏云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也案士喪禮注說諸侯弔士云君弔蓋乘象路矣則王弔於四方亦當乘象路矣賈謂亦乘金路非尊指也又此經路從之文當通賅五路若會同王乘金路則以玉象木革四路從行若軍旅王乘革路則以玉象木金四路從行故曲禮孔疏云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是孔謂玉路亦從行賈謂玉路尊不從行於義爲短云亦以革



國者謂行則以從止則陳之與大喪大賓客陳路同爲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萃  
猶謂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  
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  
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  
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旂闕四十  
乘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  
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  
爲駟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疏掌戎路之萃者此官掌戎  
車其別有五皆以共王及宿衛卿大夫士庶子之所乘也月令  
說季秋天子教田獵習五戎云投車以綴左隱十一年傳云鄭

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閱與頴考叔爭車是將出軍授兵則亦授車然則六軍之戎車此官當亦掌之矣六軍之卒出於鄉遂家賦一人而不出車其車皆官給之以軍法二十五人爲兩推之蓋一闕二十五家而給戎車一乘一族百家則四乘一黨五百家則二十乘一州二千五百家則百乘一鄉一萬五千家則五百乘六鄉則三千乘爲六軍戎車之大數其車盡出於官與都鄙巨甸出車之法異坊記孔疏引巾車段折人齋於職幣之文證鄉遂兵車皆官所給然革車爲此官所專掌則鄉遂戎車當亦此官授之惟段折人齋或當掌於巾車耳 注云萃猶副也者戎僕掌王倅車之政注云倅副也萃倅字通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作倅蓋依訓義改之賈疏云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

其五戎之王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五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案賈說非也後注云萃各從其元元卽正戎則鄭意五戎正副此官通掌之經唯云萃者明五戎皆有副也但誦審經義鄭註亦究未塙王安石王昭禹並釋萃爲隊義似較長蓋此掌五戎之萃當與諸子掌國子之倅義同萃卽謂諸戎車之部隊亦卽縣師司右所謂車之卒伍也萃者通正副尊卑之言非專指副倅諸子鄭注訓倅爲副貳亦失之云此五者皆兵車者明五者名制雖異而考工記總敘通謂之兵車其輪輿度數同也曲禮又謂之武車云所謂五戎也者賈疏云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爲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戎鄭彼注以五戎爲弓矢殳矛戈戟不爲五

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或爲此五兵車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卽巾車云革路以卽戎是也詩唐風彼汾沮洳箋云公路主君之軺車左宣二年傳晉趙盾爲旒車之族釋文旒本作軺詩孔疏引服虔云軺車戎車之倅服說卽本此經若然戎路亦通稱軺車矣云廣車橫陳之車也者廣與橫聲類同古通用橫陳謂縱橫陳列之以自固也左襄十一年傳鄭人路晉侯以廣車軺車道十五乘甲兵備杜注云廣車軺車皆兵車名淮南子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注云橫讀枕軍之枕枕廣音同枕車亦卽廣車也戰國策西國策說知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則疑是任載之大車史記樛里疾傳正

義請卽此經廣車非也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者國語晉語  
云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韋注云闕缺也鄭意戰時  
列車爲陳或有疏闕以此車補其數左桓五年傳云爲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注云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  
而彌縫闕漏蓋無論車徒皆有彌縫補闕之部隊矣云萃猶屏  
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者萃屏音同此車蓋以韋革馬巾  
四面爲屏蔽故對敵時可蔽隱以避矢石也吳子圖國篇云革  
車奄戶緹輪籠殺乘車及戎路皆無戶萃車有屏蔽或當有戶  
而奄之與漢幘車制蓋相近與云輕車所用馳激致師之車也  
者說文車部云輕輕車也國策齊策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注  
云輕便六轡軍用篇有于戟扶胥輕車百六十乘周書大明武

篇云輕車翼衛在戎二方詩黍風駟鐵輶車鸞旗鄧筵云輕車  
驅逆之車也案輶輕義同輕車在五戎中最爲便利宜於馳驟  
故用爲馳敵致師之車又兼用之田狩也又周時傳遽之車亦  
用輕車故大行人或謂之輶軒使者與此戎車制蓋略同續漢  
書輿服志亦云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  
輶麾轡輶弩服又引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  
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殿焉案周制當與漢同武剛車有  
巾蓋疑卽萃車也引春秋傳曰公喪戎路者左莊九年傳師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杜注云戎路兵  
車此引以證諸侯亦有戎路也云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者  
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傳欒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又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鄰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鄭意據左氏諸文諸侯雖有戎路之名實則降天子一等以廣車當戎路不得如天子以革路卽戎也若然魯莊公所喪之戎路如鄭說亦卽廣車矣云又曰帥旂闕四十乘者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杜注云游車補闕者說與鄭同旂左傳作游鄭引作旂與司常旂車字同蓋所見本異云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者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隋書經籍志子部兵家有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北八變陣圖一卷革車之陳蓋出於彼今孫子十三篇圖已不傳未知其審云又曰馳車千乘者孫

子作戰篇云馳車千駟革車千乘曹注云馳車輕車也駟馬  
革車重車也案馳車駕四馬則駟與乘義同故鄭引之卽作千  
乘亦以證輕車爲馳敵車也至孫子革車蓋當此經之戎路廣  
車曹注以爲任載之重車與經義不合未知是否云五者之制  
及萃數未盡聞也者五戎之車經但舉其名而其形制及萃數  
無文考工車工雖備詳兵車之制而廣闕萃輕其詳不具故云  
未盡聞也引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者書收誓序文鄭引以證  
戎車之萃數也云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爲駟車其字  
當爲萃書亦或爲萃者段玉裁校改作平車當爲駟車云杜爲  
立車無駟之駟巾車注云翟車今駟車是也平并聲類同鄭君  
從今書作萃不作駟者以駟車是婦人車此五者皆兵車故據



周禮正義卷之五十三

五百四十九

孫子作萃字也萃萃字形相似孔繼汾徐養原校改作平車當  
爲輶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徐云堯典平秩東作馬本作  
萃兒釋文是平萃古亦通用萃之爲駢同音相訓也萃之爲平  
古字相通也案孔徐校是也駢正字萃平聲近段借字釋名釋  
車謂輶車四面有屏蔽此萃車亦有屏蔽與駢車義同故杜云  
平車當爲輶車也廣韻十五青駢字注云輶駢兵車卽據杜說  
輶車詳巾車疏此萃車義雖當爲駢而孫子有萃車其字近古  
且與故書平車形聲尤近故杜據以正讀凡師其革車各以其  
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疏  
注云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者賈疏云按巾車  
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卽此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一路耳今

此經不云革路摠云其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云而萃各從其元馬者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毛傳云元大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戎車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章句云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案詩元戎疑卽五戎之正車鄭意此萃爲副對元言之經云其革車又云各以其萃明五戎之萃各從其元也今案萃當爲部隊各以其萃者謂五者各自成一隊分別部居不雜厠也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其以從不失備也疏

注云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者賈疏云以戎僕云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云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者巾車云金路以賓故知乘車之會王乘金路也此文總云會同是兼兵車乘車之會言之明王雖不乘戎路亦共五戎以從以備非常也**大喪廡革車**言興革車則遺車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焉疏大喪廡革車者此謂王喪也后世子不與戎事則喪亦不陳五戎可知也 注云言興革車則遺車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焉者鄭訓廡皆為興故經云廡革車注云興革車然其說非也廡實當訓為陳謂葬前一日則陳於祖廟之庭葬日至壙則陳於墓道也詳司裘疏賈疏云經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可知

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大射其三乏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疏**大射其三乏者王大射三侯侯有一乏文選東京賦薛注云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乏以革爲之獲旌者之禦矢也射人謂之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大射儀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又云凡乏用革此畿外諸侯大射禮若王大射則當如司裘注所說熊侯九十弓虎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侯各設乏也乏制詳射人疏賈疏云乏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爲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爲之若然直云大射其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則亦使其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 注鄭

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者服不氏杜注同段玉裁云音義皆同匱乏也陳祥道云正而北乏而南故文反正爲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旜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周訓微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旛旞之上所謂注旞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疏**

掌九旗之物名者王之旗物有此九種析別言之則旗爲

畫熊虎之專名大總言之則九者得通稱旗也云各有屬以待國事者諸旗大者爲正又各依其章物爲小徽識與大者爲屬

正者建之車屈者被之身各異國事用之也云日月爲常交龍  
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烏隼爲旟龜蛇爲旐者此  
並因章物爲名以示別異金栴云巾車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  
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左傳臧哀伯曰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考工記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烏旟七旒以  
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曲禮曰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明  
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赤白由是言  
之大旂爲交龍大赤爲烏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  
白夏黑然則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爾雅素錦繡杠纁用纁素隍  
龍於纁是大常纁帛象中黃之色也案金氏以大旂大白大赤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十一

楚世子亂本

五百四十八

大庠釋旂旗旛旐略本呂大臨陸佃說其謂大常色黃與旂青  
旗赤旗白旛黑分屬五方說本鄭鈔陳傅良義皆致塙司馬法  
天子之義篇云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  
地之道也司馬法說周旂黃蓋卽指大常初學記武部引河圖  
云風后曰子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旂南方法赤鳥曰  
旗西方法白虎曰旛北方法玄蛇曰旛中央法黃龍曰常三國  
志吳志胡綜傳大牙賦亦云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  
曰大常此並謂大常色象中黃御覽兵部引諸葛亮兵要云以  
朱雀旂豎午地白虎旂豎酉地玄武旂豎于地青龍旂豎卯地  
招搖旂豎中央則漢人釋曲禮已有以招搖爲中央之旗配四  
官爲五者與金說並可互證蓋此經九旗之內正旗實止有五

常旂旗旒分象五方色故大戴禮記虞載德篇云天子以歲  
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又說天子救日  
置五麾楊疏引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是也其旒物  
二者則爲繆旂純駁之異凡旒繆旂同色爲純物繆旂異色爲  
駁常旂爲天子諸侯所建疑唯有旒而無物自旗以下則貴賤  
通建故旒物兼有經者旒物於常旂之後旒旒之前文例最  
精自鄭賈諸儒並以九旗通爲絳色又以旒物別爲二旗而旗  
制消舛不可理董今依金氏攷定五正旗各放方色又綜校諸  
經知旒物爲諸旗之通制不入正旗之數而後此及大司馬二  
經義始可通而詩禮爾雅諸文亦無不符合矣詳後疏又案此  
天子五旗旂數皆以尊卑遞減大常十二旂大旂卽龍旂九旂



大赤卽鳥旗七旂大白卽熊旗六旂大麾卽龜旒四旂並見巾車轉人以此差之則旗當尊於旗而經列旒於旗後者文不次也說文謂旗五旂與考工記不同或非天子制其諸侯卿大夫士旂各依命數詳後及典命大行人疏云全羽爲旒析羽爲旒者二者又以注羽爲識別亦五正旗之通制也金撈謂旒旒各通上諸旗以有羽爲異皆有旒終卽畫日月等其說亦塙大司馬治兵所辨止七旗無旒旒卽其證也蓋日月交龍等爲終章全羽析羽爲杠飾常旒旒旒五旗各有不注羽及注全羽注析羽三者隨所用而異制然則以五旗隨事別異實有十五等而旗旒又各有旒物則有二十四等矣亦詳後疏 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異物謂日月交龍之屬異名謂常

旂之屬畫之以示別異國語異語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乎  
王日辯章注云物旌旗物色微識之屬辯別也此物名與彼審  
物義同云屬謂微識也者賈疏云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  
屬言之詒讓案微卽微號識者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鄭箋  
云織微織也賈疏引詩箋作識微字說文巾部作微微識正字  
微織借字識俗又作幟云大傳謂之微號者大傳殊微號鄭彼  
注云微號旌旗之名也案據鄭彼注則微號指大旌旂而言然  
微號與微識文同彼微號中當亦含有小旌旗故引以爲證凡  
五旗之小微識所畫蓋亦與正旗同詳後疏云今城門僕射所  
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者證微識亦用絳帛與正旗同也  
今攷五旗依方色不皆絳終微識之色當如其正旗鄭舉證未

審孔廣森云城門僕射所被者卽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綵  
注揮爲后上絳幘如燕尾者也善曰左氏傳廚人濮日揚徽者  
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說文巾部曰徽幘也以絳微帛著於背  
又衣部曰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也廣雅曰亭父更褚卒也轉  
相證明是漢時亭卒褚衣亦有徽識任大椿云續漢書輿服志  
卻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幘青翅燕尾  
諸僕射幘皆如之僕射負赤幘卽所云城門僕射所被也絳衣  
赤幘戎事皆尙赤也又後漢書杜喬傳喬故採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云亭  
吏著赤幘所云亭長絳衣也案孔任說是也方言云楚東海之  
閭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云言衣赤也亦

亭長絳衣之證云通帛謂大赤者巾車注義同鄭意旛別爲一  
旗無畫章其說非也五旗之旛雖縹旂皆通用一色然各應方  
色不盡用赤帛巾車之大赤雖亦爲旛而以畫章言之實當爲  
鳥隼之旗非旛之專名也詳巾車疏云從周正色無飾者謂旛  
從周正色通體用赤帛爲之既不畫物又無側飾也爾雅釋天  
云因章曰旛郭注云以帛練爲旛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左傳僖  
二十八年孔疏引孫炎云因其繪色以爲旛章不畫之也釋名  
釋兵亦云旛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案郭孫劉說並本鄭義今  
攷鄭郭諸說並非也旛卽常旂旗旒之純色者通帛者謂縹  
旂通以一色之帛爲之如大常則縹旂皆黃大旂則縹旂皆青  
是也爾雅云因章者亦謂縹旂章色相同不異釋天說大常云

纁帛終練旅九郭注謂終旒皆用絳案彼纁爲黃色與絳微異郭說爲未審而謂終旒同色則正合通帛因章之義若然此旒爲五旗之通制亦各有畫章故鄉射記說國君獲旌云於竟則龍旒彼卽交龍之旒而謂之旒足證通帛爲五旗之通制非別爲一旗亦不得無畫章矣又說文於部云旒旒曲柄也所以旒表士眾引周禮曰通帛爲旒重文旒或从亶案據說文旒卽旒之或體然曲柄之旒禮經無見文漢書田蚡傳云列曲旒顏注引蘇林云禮大夫立曲旒彼似隱據襄十四年左傳招大夫以旒之文但左傳不云曲旒蘇說與此經大夫建物文亦不合恐非古法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者說文素部云素白緇緇也明堂位說旒旒飾云殷之宗廟注云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

鄭蓋隱據彼義飾側卽重牙也說文勿部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勸民故遽稱勿勿重文旂勿或从於段玉裁會釗並謂此經之物卽旂之譌是也許謂勿爲州里所建疑兼據大司馬治兵鄉家載物其云三旂者亦據字形爲說此經物爲大夫士所建則不定三旂矣釋名釋兵云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依鄭義物正幅亦全以赤繪爲之但以白繪飾其側與旒通赤帛異依許說雜帛爲幅半異則謂正幅或半爲赤繪或半爲白繪不關側飾依劉說以襍色綴其邊爲燕尾則正幅亦全用赤繪綴邊亦卽飾側之義但用雜色繪則不定用素又云爲燕尾並與鄭小異今案物降於旒亦諸旗之通制以襍帛爲縵旂亦有畫章五旗常旂最尊無物旗旗

旒三旗則並有之王之五旗雖皆爲旒而小事亦有有用物者所  
謂小白小綬是也襍帛者終旂異色猶士冠禮之襍裳皆取不  
專屬一色之義蓋縹如五正旗而以襍色爲之旂其別制又有  
易旂爲旆者故釋天云纒旒曰旆郭注云帛縵旆末爲燕尾者  
公羊昭十二年何注亦云纒旒如燕尾曰旆案爾雅此文卽釋  
旒旆之制也凡旒物皆以旂屬縹下而旒末獨有屬以旆者蓋  
爲不命之士無物者別制此制凡旂依命數而不命則無物旒  
爲縣鄙郊野所建內包有六遂遂吏有鄰長萬五千人則皆不  
命之士也四郊公邑之小吏不命者蓋尤眾旣各有地治民眾  
則不容無物故亦使建旒而不命則無以爲旂故或著旆以示  
別異以五旗之紋唯旒最卑而以一旆纒旒末亦與眾旂不同

故毛許何鄭諸儒並承用雅訓以爲專屬之纛旆明常旂旗四旗不得有旆也士喪禮說不命之士云爲銘各以其物也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鄭注云今文末爲旆是彼經末卽以儼旆明正幅之緇卽以儼旆此可證旆之纛旆爲無物者之別制而緇經上下異色尤足爲襍帛之塙詰若然如旆旄則終旂通用緇帛旆物則終亦用緇而旂旆則無定色若詩小雅六月之白旆左傳定四年之精茂皆是以它色相襍故云襍帛許鄭諸儒並謂物別爲一旗無畫章又釋襍帛或爲帛素飾側或爲幅半異或爲襍色飾邊並非經義又案何郭所云燕尾者並以爲旆之專制亦所以別於終旂者凡它旗屬旂者正幅容有重牙爲飾而旂則未有爲燕尾者劉氏不審乃以是爲物



之通制復誤以繼下爲綴邊則又違何義矣互詳巾車疏云白  
殷之正色占釋物必以帛素飾側之意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  
之於旒旌之上者廣雅釋詁云析分也左傳襄十四年孔疏云  
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賈疏云按序官夏  
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  
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然冬官鍾氏染鳥  
羽是周法染鳥羽爲五色故鄭云皆五采羽繫之於旒旌之上  
案依鄭賈說旒旌皆用染羽全羽蓋謂一羽備五采析羽則眾  
羽襍五采鄉射禮說駟旌云以白羽與朱羽糝卽所謂析羽但  
不具五色耳舞師樂師注說舞羽亦有全羽析羽與此義略同  
孔謂有全取其翅恐不靖又案周書王會篇有陰羽是旌孔注

云鶴鳧羽爲旌旄也據此則旌羽亦有用純色者不必皆五采也云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者此據毛詩鄘風干旄傳文證旌旄繫羽卽注之干首亦皆兼有旄也爾雅釋天亦云注旄首曰旌案干卽釋天之杙夏采注之植詩干旄孔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縹卽據此經補爾雅義也詩小雅出車設此旄矣建彼旄矣鄭箋謂設旄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此亦九旗兼有著旄之證互詳夏采疏賈疏云若然則此旄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鄭引爾雅注旄以證旌旄明其兩有是以干旄詩云子子干旄子子干旌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旒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明干首旄羽皆有之此雖據旒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首皆有旄羽故衛之臣子雖旂物而有旄羽

則大常已下皆有明矣故夏采云乘車建綬復於四郊注綬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檜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是其旒首皆有旒之縵也金栴云旒旒皆張縵幅屬旒馬畫於縵如日月爲常以下析羽爲旒亦有用羴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旒首日旒左定四年傳又謂之羽旒晉人假羽旒於鄭明日或旒以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旒案賈金說是也說文於部云游車載旒析羽注旒首也則許君亦謂羽旒兩有左定四年傳羽旒襄十四年傳又作羽毛毛旒字通杜注亦云王者游車之所建卽據下經釋爲此經有羽無旒爾雅有旒無羽蓋各偏舉一端也又孫叔然爾雅注謂旒亦有旒縵郭注說同蓋皆隱據毛詩傳箋孤卿大夫建旒物皆注旒之說夏采之

綏卽此經之旄鄭謂卽用大常去旒存旄異之於生彼注去旒  
之說雖不足據而謂生時大常有注旄與詩箋說亦可互證也  
綜校鄭詩禮注義蓋謂常旂旗旄旌植物皆兼注羽旄而旄旌  
則專以羽旄得名亦別爲二旗有繆旄而無畫章不知旄旌卽  
就五正旄注羽以爲別異實非別爲二旗也云凡九旗之帛皆  
用絳者此謂旗之正幅所謂繆也鄭知帛皆用絳者蓋據爾雅  
釋天云繆帛繆郭注亦云繆帛絳也金楊云大常繆帛象中黃  
之色繆淺絳色鄭君遂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案金說是也  
釋天所云乃專指大常言之其四旗備四代旗章繆帛當各象  
其方色故虞戴德謂之五色明不得皆用絳周書克殷篇云白  
夫尙素質之旗于王前孔注云素質白旗是卽旗不必盡用絳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大

楚學子禮本

五百四十八

帛之證也鄭說未然賈疏以周尚赤申鄭說亦非凡日月交龍  
熊虎鳥隼龜蛇等並畫於正幅之終首釋天郭注謂旂畫交龍  
於旒殊誤據鄭觀禮記注謂大常終首畫日月旒畫交龍是正  
章必畫於終旒綴終下止畫附章不得與終首同也賈疏又云  
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眾有者而  
言或解以爲旒旌之下亦有旒旒而用絳帛也其旒之下飾似  
不用絳故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旒詩云白旒央  
央旒卽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以少帛蒹葭旒旌是旌旒異  
色也爾雅別云素錦綉杠素陞龍練旒九彼施於喪葬之旒也  
案賈輔人疏亦謂旒旌無終幅又詩于旒及左傳成十六年孔  
疏皆謂此旒旌空建鳥羽與賈說同並非鄭指鄭以旒旌皆有

羽又有帛帛卽縹也邪射記說君獲旌國中射以詡旌於郊則以旌又謂無物則以詡旌是詡旌無物旌則有物其制不同旌不得直有羽無帛明矣賈引別說得之但九旗之帛用絳者止鳥旗一旗餘則各依方色賈引或說謂旌旌皆用絳帛賈又以旒不用絳帛爲旌旌之制並非也又釋天素錦緇杠一事據大常而言緇廣充幅一章據龜旌而言鄭檀弓明堂位注引彼二章以釋喪旌之緇練設旌則似以彼二者並爲喪葬之旗故不用絳而用素及緇也其說與經義不合賈亦沿其誤互詳巾車疏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載旌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

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請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  
 職也師都六鄉六選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  
 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  
 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并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  
 朝夕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  
 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馬玉路金路不出疏及國之大閱  
 贊司馬頌旗物者辨師田所建之旗物與大司馬為官聯也賈  
 疏云按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茭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  
 大閱大閱謂仲冬無事大簡閱軍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頌  
 物也此九旗發首雖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旂旂車載旌非

爲軍事也案旂車亦通駭兵車賈誼非軍事非是詳後云王建  
大常者以下辨五正旗及種物旒旌之用大司馬治兵文略同  
巾車王祭祀乘玉路亦建大常十有二旂觀禮記說王所載旂  
同是凡祭祀會同賓客建旂無異不徒師田也云諸侯建旂者  
五等諸侯賓祭會同師田亦同建旂唯旂數各依命數其差公  
九旂諸伯七旂子男五旂也又凡同建一旗而命數不同者何  
數亦當有異詳後及大行人與人覲云孤卿建旆大夫士建物  
者此爲內百官府所建旂物大司馬治兵云百官載旂與此異  
者旂物爲五旗之通制而有尊卑純駭之異彼百官中通駭孤  
卿大夫士則知此孤卿所建爲鳥旗之旆大夫士所建則旗之  
物故詩鄘風干旄篇有干旗之文而毛傳釋爲大夫之旂彼大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二千  
共九  
學子  
禮本

五百四十八

夫蓋上大夫卽卿之通稱所載亦卽旗旛也其旂亦依命數孤  
依通典賓禮引高堂隆說七命則當七旂卿則六旂王之三公  
所建無文疑當建旂而八旂降於上公一等知不建旗者王旗  
止七旂三公不得踰王也建物者中下大夫同四旂上士三旂  
中士二旂下士一旂不命之士無物所建未聞疑當建旂旒繆  
用繡帛又以襍色爲旂而無旂與云師都建旗者王念孫云師  
當爲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旗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  
都大司馬師都載旛帥字亦當爲帥也釋文無帥字之音賈疏  
釋師爲眾則唐初已誤爲帥不始於闕成石經矣段玉裁云唐  
以前俗字帥作師故誤爲師耳說文於部引周禮率都建旗作  
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樂師聘禮注亦曰古文帥皆作率

案王段說是也。晉劉王紹蘭說同。朝人注引作帥。蓋亦後人依此經誤本改之。但審校經義。帥都當分爲二帥。卽軍帥猶大司馬治兵。云軍吏載旗。但彼又云帥都載旛。則於軍吏中又專舉軍將以別於師帥以下。明軍將爲命。卽六卿及六鄉大夫常時當建鳥旗之旛。而在軍則建熊旗之旛。軍容與國異也。都則當爲采邑之主。大司馬又云鄉家載物。彼經都家並見。此經有都無家。蓋家卽咳於都之中。都所建者爲熊旗之旛。家所建者則旗之物也。凡公卿王子弟等有爵者。自依命數爲旛數。其無爵者。疑亦有等衰。或大都視公。八旛。小都視卿。六旛。家邑視中。下大夫四旛。與軍吏以下旛數詳。大司馬疏云。州里建旗者。州里卽六鄉之吏。大司馬鄉載物。則此所建者亦鳥旗之物。唯鄉

大夫爲卿當建旗旄其差鄉大夫六旂州長黨正四旂族師三旂閭胥二旂比長一旂云縣鄙建旗者縣鄙鄭謂卽遂之屬別今案當爲公邑之吏但大司馬郊野戰旂卽四郊六遂此經無郊野或彼此互文見義以六遂與四等公邑並在野義得兼含也公邑之長縣師三旂其屬別未聞遂吏則遂人遂大夫遂師縣正並四旂鄙師三旂鄉長二旂里宰一旂鄰長不命無物或亦建族旂與四郊之吏當與遂同又案自王建大常以下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咸以爵次爲敘所以表尊卑也若表事所建則又與此不同如王陳賂及郊射救日咸通建五旗而司勳書名于王之太常大司徒大司馬鄉師遂人之致民役皆建大旗山虞亦有虞旗王田以大麾表後而檀弓明堂位喪葬亦通

建旗皆不定依爵次尊卑恆法蓋表事與表爵本不同也互詳  
大司徒鄉師遂人巾車疏云道車載旄旂旂者此冢上所  
建諸旗而以注羽爲別異也依鄭說道車爲象路旂車爲木路  
依金柝說旂車亦兼有革路其說近是金氏又謂常旂旄旌旒  
諸旗有無羽者蓋賓祭之所用其曰旒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  
車旂車所載是也又鄭大司馬治兵章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  
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  
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實金氏駁之云四時之田春辨  
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夏者  
無變也不當獨於旗物空避實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其  
所頒固卽治兵之旗物也案金說亦是也蓋此經與大司馬治

之說義實不可通皆由不知九旗之中正旗實止有五旛物旛旌爲五旗之通制故削趾適屨抵悟百出漢唐禮家沿襲莫悟唯金氏知旛旌卽就五旗而注羽旂車所載卽大閱之旗物而道車載旛爲牽連類及足補正鄭賈之義今又攷定旛物亦旛旌所同而後大閱治兵錯互之文無不可通故詳論之互詳大司馬疏 注云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者據大司馬文凡振旅芟舍治兵亦當頒旛物經唯見大閱者舉冬以駭三時文不具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賈疏云謂自王以下至諸侯并鄉遂之官是也詒讓案成物卽日月交龍之等鄭言此者欲見孤卿大夫士泛指百官不專治民故建旛建物不

畫成物也大司馬注云凡旌旗有軍服者畫異物無者畫而已  
與此義略同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釋名釋兵云日月爲常  
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大常  
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賈疏云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旌旗  
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直言日月  
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案賈說是也穆天子傳說  
葬盛姬云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郭注云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  
星也周禮曰日月爲常旗亦通名書益稷及左傳桓二年孔疏  
並引穆傳證大常畫日月北斗江永又據鄭司服注周以日月  
星辰畫於旌旗之文明鄭亦謂大常有星辰又引曲禮招搖在  
上證星卽畫北斗金鶚亦云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

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  
 北斗杓端主指者司常交龍為旂即左青龍熊虎為旗即右白  
 虎鳥隼為旗即前朱鳥龜蛇為旛後即玄武然則日月為常即  
 招搖在上矣案此說本陳祥道與賈孔禮疏及金江諸說是互  
 相備然大常所畫三辰之外又有交龍故郊特牲云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又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章周以  
 龍尚文也蓋謂大常數禮記云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  
 注云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終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  
 降龍爾雅釋天云素錦綉杠纒帛繆素陸龍於繆練旒九節以  
 組維以纒郭注云畫白龍於繆令上向與此數禮文正相應亦  
 指大常而言大常色黃而爾雅云纒繆者纒黃色略同爾雅又

不云交龍而但云升龍者疑亦禮家之別說金栴又云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旂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間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案金說亦近是釋天之九旒與大旂同而不得謂卽大旂者以其繆用纒不用青也但周秦間人說多以龍旂九旒爲天子制則其或本爲大常而誤減其旒數抑或卽大旂而誤易其章色皆未可定要七國僭王不盡正如其本制故雅文與禮經不無舛互矣亦詳轉人疏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者此交龍之旂制殺於大常故其纒不畫日月而爲交龍亦當爲交畫升龍降龍象升朝者謂升龍象下復者謂降龍也釋名釋兵云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諸



侯所建也案劉謂兩龍相依倚似不爲升降上下說與鄭異又說文於部云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此以有鈴主爲令眾許鄭各偏舉一義爾雅釋天亦云有鈴曰旂賈疏云象其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不畫卽謂通帛無飾奉王政教謂不得專制聘禮使者載旂注云聘使卿則侯國卿所載亦同釋名釋兵云通帛爲旂旂戰也戰戰茶已而已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劉說與鄭略同云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者賈疏云謂中央赤旁邊白白是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論讓案釋名釋兵云雜帛爲物將帥所建象物雜色也劉以物爲將帥所建又云象雜色與此經注並不合云師都六都六遂大

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者賈疏云以師眾也都聚也主鄉  
遂民眾所聚故謂之師都也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  
也卿合建旃大夫合建物今摠建旗以其領眾在軍爲將故同  
建熊虎之旗段玉裁改師亦爲帥云玩注意正謂鄉遂大夫帥  
領民聚之都王念孫云玩纂注亦當作帥蓋都爲民所聚其帥  
之者大夫也文十六年左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注  
曰帥甸郊甸之帥義與帥都同案段王說是也賈依誤本爲釋  
不可從穀梁僖十六年傳云民所聚曰都此鄭說所本王引左  
傳帥甸以證注義亦深得其指大司馬中秋治兵帥都載旃彼  
注云遂大夫也則又不兼鄉大夫與此注義復小異然以經攷  
之二說皆非也此帥卽六軍之將帥義已詳前鄭鈔云帥都當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五

五百四十九

爲都鄙之吏江永云帥都都家之百官也不言家蓋於都中包之案鄭江稱都字得之但以帥都爲一則尚沿注說之誤又此爲都之主彼以爲官吏亦未審也此都卽大都小都之都而家邑略乎其中大宰入則治都鄙注亦兼三等采地爲訓明都得兼家故此唯有都而無家後徽識之象及大司馬爰舍號明則又並有家而無都唯大司馬治兵章都家異故兩者備有皆錯文以見義蓋都大家小而同爲采主故所建旌物雖不同而其爲熊旗則一也六軍之將或以鄉大夫爲之則鄭舉鄉大夫於帥尙可通而以此兼釋都則迥不相涉至鄭兼舉鄉遂大夫則全經別無以鄉遂爲都之文況公邑采地孰非民之所聚而必知其爲鄉遂乎殆不可通矣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

猛莫敢犯也者鄒意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副之軍族主於威嚴故取猛獸爲象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章殷以虎尚威也今攷定帥既爲六軍之將都家之主亦得帥領采邑之卒與守猛之義固無悖也至釋名釋兵云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期期於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說文於部云旗熊旗五游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劉許釋旗爲期取並依聲爲訓義與鄒別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者賈疏云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物言鄉遂之官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間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旗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旗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旗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間同建旗也遂之鄙上從鄙同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三十一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建旄鄰上從里同建旄是約也但族師已下井鄰師已下皆是  
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數則短當三刃已下詩鄰風千  
旄孔疏亦釋此注云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旄鄉之下有州  
黨族間比遂之下有縣鄙鄆里鄰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  
長黨正及六遂內鄆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旄也又縣鄙建  
旄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間胥比長等五人同建  
旄故鄭云互約言也案依賈說則六鄉之屬州旗黨旗族旗間  
旗比旄六遂之屬縣旗鄙旗節旗里旗鄰旗鄉之族上同州黨  
遂之鄆亦上同縣鄙也孔說州黨間比縣鄙里鄰所建並與賈  
同推以鄉之族下同間比建旄遂之鄆下同里鄰建旗則與賈  
異而孔月令疏說又與賈同注既無文未知鄭意云何然以九

旗旂數差之旗當均於旒而依鄭互約之言鄉則尊者建旗卑者建旒於衰尙合遂則尊者建旒卑者建旗敘次實爲乖迤此其必不可通者陳旂道云鄉師出田治于州里州長攷州里之治則州里州所里也鄭鑄云州里者六鄉之吏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卽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攷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案陳鄭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黃度項安世吳廷華說並同蓋里者居也言州之所居關六鄉及黨族間比言之與遂人五鄰之里不同此云州里建旗卽大司馬云鄉賦物旗爲鳥隼之章物爲雜帛之名其實一也不見四郊六遂者郊遂之史當與縣鄙同建旒郊野又見大司馬此文偶不具鄭謂此州里之里卽六遂五鄰之里與縣鄙爲互文則非也縣鄙

鄭鈔李光坡姜兆錫方苞江永並謂卽公邑之史亦較鄭爲長  
蓋此縣卽縣師縣士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公邑謂之縣  
猶大小都謂之都鄙凡宰夫司士朝士之言縣鄙者義並同鄭  
以爲卽六遂之縣鄙而謂建旄中含六鄉之間其說亦非也詳  
宰夫疏又案此職九旗之建與下文徽識之象大司馬治兵蒞  
舍兩章亦有其文而各不同舊說舛互甚多今以二職之文參  
互校之此職建旗其等有八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帥  
也都也州里也縣鄙也徽識之象有三官府也州里也家也大  
司馬治兵載旗之等有十王也諸侯也軍吏也帥也都也鄉也  
家也郊也野也百官也蒞舍號名之等有六帥也縣鄙也家也  
鄉也野也百官也綜而論之正與諸侯此職與大司馬同卽鄭

爲軍將都家縣鄙爲公邑亦二職所同而帥又卽大司馬芟舍  
之帥以門名都又咳有後徵識及大司馬芟舍治兵之家也此  
孤卿及大夫士卽後徵識之官府象事亦卽大司馬之百官也  
此州里爲鄉吏卽大司馬之鄉及芟舍號名之鄉以州名也惟  
大司馬治兵之軍吏爲通軍將至伍長而郊野卽芟舍號名之  
野以邑名並爲此職所無則以軍吏卽帥之屬而四郊六遂與  
公邑同載饒兩經亦足互相備耳然則二職所言文雖小異而  
舉爵則王侯也百官也軍帥吏也舉地則鄉州也郊野也縣鄙  
也都家也通校諸文或偏舉或備舉要不出此數者而五正旗  
與旒物互文錯見參綜校覈其條理未嘗不齊一矣若依鄭說  
惟王諸侯家二職所同孤卿大夫士卽官府百官鄉亦無異義



餘則紛異祿出若此職之簡樸鄉以爲鄉遂大夫大司馬之帥  
都則又專爲遂大夫而鄉大夫別爲鄉家此名同而義異也此  
職之州里縣鄙鄉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官互約言之而  
大司馬之鄉以州名則爲州長至比長縣鄙各以其名則爲縣  
正至鄉長又不互約言之又於治兵郊野之郊以爲鄉遂州長  
縣正以下則不分爲二此亦名同而義異也其說同異并析漫  
無義例一經之中自成歧語其誤明矣互詳大司馬疏云鳥隼  
象其勇捷也者爾雅齊天云錯革鳥曰旗詩大雅六月毛傳云  
鳥章錯革鳥爲章也鄭箋云鳥隼之文章孔疏引孫炎云錯置  
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又引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  
之鳥隼是也釋名釋兵云鳥隼爲旗旗者也軍吏所建急疾趨

事則有稱與也案爾雅及毛詩傳所云革鳥卽謂急疾之鳥與此注象勇捷義同釋天郭注乃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羊頭卽禮記云執鴈及鳴鳶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李巡亦云以革爲之置於旒端並誤鳥隼者說文鳥部云隼祝鳩也重文隼隼或从隹一曰鷩字又鷩雕也案隼字注之鷩卽鷩之省十二次南方有鷩首鷩火鷩尾亦卽鷩字旌象朱鳥卽謂鷩也經典凡言隼者並是鷩而非祝鳩玉燭寶典引陸氏毛詩草木疏云隼鷩也齊人謂之鷩征或謂題肩或謂鷩鷹春化爲布穀此之屬數種皆爲隼也文選西京賦薛注云隼小鷹也國語魯語韋注云隼鷩鳥今之鷩也詭說差異未知其審依陸說則鷩類取多通得隼名矣王引之云鳥隼者鳥中之隼也猶鳥謂之鳥鳥非

謂隼之外別有他鳥也秦王說是也隼爲鷩鳥之急疾者故鄭云隼其勇捷賈疏謂鄭以勇解隼以捷解鳥非其指也又說文於部云旗錯革鳥其上所以進士舉旗旗眾也宋許君釋旗爲眾亦別一義云龜蛇象其扞難爲害也者賈疏云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避之是避害也詒讓案釋名釋兵云龜蛇爲旄旄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又說文於部云旄龜蛇四游以象管室攸攸而長也鈞以龜兆知吉凶爲釋許又以旄攸豈均爲訓並與鄭異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者道右云掌前道車注亦云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又道僕云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是鄭所據也依鄭說此道車爲王平時在國內所乘故取行道德爲名對旂車爲

游行之車爲文曲禮云武車紘旒德車結旒德車卽道車旒與  
旒散文得通稱也說文旒字注作導車不爲道德之字與鄭字  
義並異巾車象路建大赤大赤卽九旗之旗陳路以表事王朝  
夕燕出入則象路載大常而加全羽卽是載旒賈疏不知強爲  
分別謂在朝則建大赤朝夕燕出入則建旒誤也云旒車木路  
也王以田以鄙者據田僕云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是也說文作  
游車旒卽游之省田鄙爲國外游行之事故名所乘之路爲旒  
車賈疏云巾車云木路以田是游樂之所圃人掌圃游之獸禁  
是知旒車是木路也金柝云道車謂象路旒車謂革路木路與  
玉路金路合爲五路鄭君釋旒車專云木路於五路遺其一左  
傳旒旒闕四十乘謂旒車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旒車變路言車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三十一 楚子離本

五百四十八

關孤卿大夫士也又云旌亦有用旄牛尾者又名爲旒詩出車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旒設旒田車之旌也案金說是也經典言兵車建旌者不可枚舉則建析羽者必不止田車可知蓋對文則旂車與戎車有別故國語齊語云戎車待游車之製韋注云戎車兵車游車游獵之車也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亦云前皮軒後道游波云游卽此旂車而與戎車皮軒對舉明專指出車言之也散文則戎車與旂車通故此經以革路木路同稱旂車戎右兼田右亦其比例凡王五路所載旗玉路金路依金榜說皆不注羽象路則注全羽革路木路則注析羽周書王會篇成周之會天子車旌有旆旒或兵車之會與至中車木路建大麾以田大麾卽九旗之旒陳路以表事王田

獵則木路建大常而加析羽卽是載旌而詩車攻所謂建旌設  
旌則以大麾表獲亦得爲旌賈疏不憚乃謂止田獵建大麾小  
田獵及巡行縣鄙建旌蓋沿鄭志荅趙商說之誤詳大司馬疏  
云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青鄭意道車旂車內無革路故  
旌旌注羽五色象文德也說文於部云旌導車所載全羽以旌  
允允進也重文旌或从遺作又云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旌首也  
所以精進士卒也釋名釋兵云全羽爲旌旌猶帶也順滑之化  
也析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並依聲爲訓與鄭義異云大閱  
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者賈疏云鄭據此文大閱  
之時王乘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祀帝於郊及乘車之會金路  
玉路皆出也案鄭賈意此大閱軍事王乘戎路與道車象路旂

車木路爲三惟金路玉路不出故不及也今依金說戎路建桂  
卽大常亦得稱旂車鄭賈說並未陔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  
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眾臣  
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  
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旂旗之細  
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黹末長終幅  
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  
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  
相別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立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出  
之飾疏皆畫其象焉者畫當從杜讀爲書謂王鼓大常以下九  
旗又當書其繆以著其官事姓名也在軍所破小徽識亦爲此

制但其度較短小爲異以大司馬經證之中秋治兵辨旗物王  
載大常等而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此主謂九旗之書也中夏  
及舍辨號名云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此主謂徽識之書也一時所辨不同  
而各有所書其義甚明此經承上九旗爲文則自當爲旗物之  
書與大司馬治兵章文正同蓋此所書與上經所畫日月以下  
威旗物徽識之通制而徽識爲九旗之屬其所畫所書既並同  
則經舉旗物自可略徽識不必更端重出於義無疑鄭不知此  
經亦爲九旗之正而專以徽識爲釋則義既未該且與上文亦  
不相承貫矣 注云專名號者徽識者鄭意此卽上經云各有  
屬是也詩小雅六月緘文鳥章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



卜衣皆若馬依彼說則徽識如九旗而小亦有畫章各如其旗  
若建旗者其徽識卽畫鳥隼之章故六月孔疏云以絳爲繆畫  
爲鳥隼又絳爲旒書於末以爲徽識是也云所以題別眾臣者  
左襄十年傳舞師題以旌夏杜注云題識也此徽識亦所以表  
識名位鄭云題別眾臣則公卿大夫士常朝之位及諸侯朝覲  
之位皆有此徽識左昭元年傳云舉之表旗蓋謂此也云樹之  
於位朝各就焉者賈疏述注朝下有者字盧文弨云謂六月正  
義亦有者字此脫詒讓案釋文本亦無者字蓋與賈本異此謂  
未入朝之先各以其徽識樹於所當立之位人朝時各視所樹  
之徽識而就位與軍事徽識綴之於身異也云覲禮曰公侯伯  
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者證朝覲禮有此題別朝位之

旂也。魏禮云：上介皆率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侯入壘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並詳司儀疏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者。大司馬注釋帥縣鄙家鄉野百官之號名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是徵識所書略同經也。以外內殊別，其文曰：事曰名，曰號。所書實不異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云：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是號名亦通稱。賈疏云：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並是外也。云三者旂旗之細也者，此誤以象事名號爲徵識之專制也。賈疏云：對上大常已下爲旂旗之大者也。引士喪禮者，儀禮類作經名作

銘小祝先鄭注引與此同案彼注云今文銘皆爲名此上從古文下從今文也彼銘旌用布二幅有半凡通長三尺並詳小祝疏云此蓋其制也者在朝表位之銘旌其制無文故依喪禮類推之也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吳廷華云據說禮疏云此表朝位之旌與銘旌及在軍徽識同皆以尺易刃今第以大夫五刃論以尺易之當五尺人特六尺之軀而綴以五尺之旌於事理不合案吳料賈引禮緯說天子以下旌以尺易刃之非是也禮緯說天子至士旌旗刃數亦見廣雅釋天而於經無

文據典命則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旗當依命數禮緯四等之  
差與九命不相應若依其制而以尺易仞爲徽識則王當九尺  
既與士公九命無別又五尺以上之旂止可建之朝位在軍不  
可被之於身蓋皆不足據互詳節服氏與人疏詩六月疏釋此  
注云鄭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徽識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  
旒雖有等差其徽識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亦參  
長一尺旒長二尺案孔說雖亦以意推之而於理較允勝於賈  
義也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者賈疏  
云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名地官之下當云大  
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  
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遂之下當

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大家之下當云某家之下某甲之號此三者則偏其議內矣案賈說非鄭旨也鄭意蓋謂官府之徽識所書云某某者卽其所執之事州里之徽識所書云某某者卽其鄉遂之名家之徽識所書云某某者卽其采邑之號非謂某某之下更綴以之事之名之號云云也鄭此說甚允但九旗之正制亦如是不徒徽識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此太常有書名之證左成十六年傳云楚人謂夫旌于重之麾也蓋亦以旗物所書辨識之矣云今大閱禮象而爲之者賈疏云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爲之詰讓案此亦卽誤以此經爲承上大閱之文故專以大閱爲說不知此統四時治兵大師

大田諸事而言不徒大閱也詳前疏云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者國語越語云兵者凶器也漢書臧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兵者凶事鄭意兵事凶危故豫爲死事之備然此所書實爲旗物徵識之通制蓋以識別部曲非徒備死事也鄭說亦未暇杜子春云畫當爲書者畫與書字形相近杜據大司馬治兵辨旗物而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故破此畫爲書明此事名號等並書而不畫也後鄭於此職不從杜破畫爲書而於大司馬則破書爲畫蓋與杜說正相反竊謂經云書其象與象事象名象號文上下相承咸爲文字表識之言與大宰治象大司徒教象大司馬政象大司寇刑象義蓋相近事名號等非有形法可以繪畫則不當爲畫明矣鄭錫吳廷華並謂當從杜讀爲

爾雅正義 禮五十三

三百四十九

書是也互詳大司馬疏呂飛鵬云通典軍禮引盧植大傳注云  
徽章也說解以書之於綬若夏則書其號爲夏也此與子春義  
合云玄謂畫畫雲氣也者後鄭上注云徽識之書則謂徽識有  
書兼有畫非謂唯有畫無書也其與杜異者所書事名號之蜀  
更增雲氣耳然雲氣之畫止爲華飾既無關法象且經云書其  
象者自指書其事名號而言亦不當別及雲氣之畫後鄭義未  
塙也畫雲氣亦詳幕人疏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賈疏云觀  
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國質故也惟在軍畫之故云軍事  
之飾文也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注云王祭  
祀之車則玉路者據巾車云玉路以祀賈疏云偏據王而言云  
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

按上文諸侯建旗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爲旂  
散文通故名旂爲常孤卿則植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會  
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賓客朝觀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  
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爲帷官設旌門疏置旌門  
亦與掌舍爲官職也注云賓客朝觀宗遇王乘金路者據巾  
車云金路以賓賈疏云見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  
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卽金路朝觀宗遇卽會同故摠以金路  
解之也秦朝觀宗遇爲四時常朝其時會殷同非兵車之會者  
亦與常朝同賈謂朝觀宗遇卽會同失之云巡守兵車之會王  
乘戎路者明別有兵車之會同則不乘金路而乘戎路也云皆  
建其大常者謂金路戎路皆建大常也引掌舍職曰爲帷官設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卷六 禮學附本

五百四十七

旂門者證旂門爲帷宮之門彼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旂以表門  
案此亦專據會同王行在道而言也此經云置置卽樹也蓋司  
常其旌并置之與掌舍共蒞其事賈疏謂掌舍樹之此官供旌  
則與經云置不合失之**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土喪禮  
曰爲銘各以其物**疏**大喪共銘旌者詳小祝疏 注云銘旌王  
則大常也者王之旗識以大常爲最尊故用爲銘旌引土喪禮  
者證王當用大常之義詳前疏**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  
建之則行厥車解說之**疏**建厥車之旌者此與巾車校人爲官  
聯也厥車卽厥遣車建旌者家人注云亦設鸞旗是也王遣車  
備五路則亦如五路之旌爲大常大旂等但沽而小耳后世子  
以下則有降殺互詳家人及巾車疏賈疏云此謂在朝陳時建

之謂以庶旂建於遺車之上云及葬亦如之者賈疏云此謂入  
壙亦建之 注云葬云建之則行厭車解說之者賈疏云此釋  
經及葬亦如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則惟有在道去之  
使人各執遺車又當各執厭旂是行厭車解說之也凡軍事建  
旂旌及致民置旂弊之始置旂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疏  
凡軍事建旂旌者謂凡大師戎車所建若前大閱王建大常之  
等皆此官建之此軍事及下甸建旂等亦贊司馬此不言者文  
不具也云及致民置旂者此又軍事中之一端賈疏謂凡軍事  
建旂旌者當大司馬欲致眾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爲及致而設  
非經義 注云始置旂以致民者大司馬中冬大閱禮司馬建  
旂羣吏各帥其民而致明此軍事致民置旂亦先置旂以待羣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三毛 禮天子射則本

五百四十九

吏來致民也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者大司馬云大陣及致建  
大常比軍罕誅後至者彼注又云弊仆也蓋所致之民畢至則  
仆其所建之旗有後至者則察而誅之此官唯掌建旗仆旗不  
掌誅鄒牽連及之耳甸亦如之疏甸亦如之者小宗伯注云甸  
讀曰田謂四時大田此官亦建旌旗於田車及致民亦置旗弊  
之大司馬振旅以旗致民大閱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  
旗物鼓鐸錫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即其事也  
凡射共獲旌獲旌獲者所持旌疏凡射者賈疏云則大射賓射  
及燕射皆共之二云共獲旌者共以投服不氏使執之也 注云  
獲旌獲者所持旌者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以潮旌獲於郊則  
以旂獲於竟則龍旆此諸侯之制天子三射之獲旌當用大常

而注析羽亦容有翻旌詳射人疏賈疏云謂若大射服不氏唱  
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歲時其更旌取舊子新疏注云  
取舊子新者中車注云更易其舊是也賈疏云謂受官旌旗用  
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都或有山川及因  
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  
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制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  
造祭僕疏掌都祭祀之禮者此官爲大小都私臣掌五禮者猶  
大小宗伯掌王國祭祀之禮賈疏推鄭意以爲王臣非也詳序  
官疏五禮以吉禮爲最重故首舉之注云都或有山川者此

以下並釋都之命祀也賈疏云見祭法云山川巨陵能興雲雨

諸侯有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是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秦九皇六十四民等雖皆人鬼以是古之帝王故特尊尚之與祖王廟同也賈疏云按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案賈所引史記今檢無其文未知何據九皇六十四民並詳小宗伯疏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謂王子弟食采於都者或得立其所出王之廟也非王子弟則不得立王廟但自祭家廟則不致福於王也郊

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孔疏云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

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  
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  
得祖天子諸侯有得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  
與許氏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  
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廟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  
所出祖王之廟也通典吉禮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  
悝之反祫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未  
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  
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論議案異義謂諸侯有上  
德乃得祖天子然則王子弟有大功德出封畿外者乃得立先  
王廟鄭志亦謂鄭祖厲王爲時君之賜而鄭此注謂畿內都家

有祖王廟則與異義及鄭志說殆不盡同竊謂祭僕云凡祭祀  
王所不與則賜之禽後鄭亦云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若  
非祖王之廟則王本無與法何假設不與之文以彼證此則都  
家王子弟有得立祖王廟者殆無疑義左襄十二年傳說魯臨  
諸侯之喪云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  
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注云宗廟所出王之廟祖  
廟始封君之廟又昭十八年傳說鄭人救火云使祝史徙主禘  
于周廟此並侯國立所出王廟之明文則畿內王子弟采邑可  
以例推林喬蔭云宗法起於別子別子得祀其所自出武王爲  
天子以其母弟周公爲別子使之立文王之廟以統文王之子  
孫故據魯而言曰周廟以別於周公之廟據禮而言則曰宗廟



以別於祖廟祖廟卽別子爲祖之廟宗廟卽別之所自出之廟  
故春秋以魯爲宗國鄭之始封爲厲王之子宣王母弟與周公  
同故左傳有鄭祖厲王之語鄭之周廟爲厲王廟亦別子所自  
出之廟也但別子得祀所自出者一君之世只有一人以其統  
先君之諸子若先君之諸子皆有爵命爲封君則皆爲別子而  
各自爲祖於後世然不得祀其先君以先君之族已有所統也  
諸侯如此大夫亦然魯之孟孫叔孫季孫同出桓公季友爲莊  
公母弟得祀桓公爲所自出以統桓族而孟孫叔孫雖亦爲大  
夫之太祖而不得祀所自出則公子不得禰先公也而郊特牲  
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者蓋是時三家並祀桓  
公則亂宗法矣故馬非禮案林說本毛奇齡於此經及郊特牲

左傳義並可通是也朱大韶鄒漢勛說並同依其說則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諱侯彼自據公族之不爲宗者言之王侯子弟之爲大宗者自得於采邑立所出王公廟鄭之初封本爲內諸侯周廟之立亦必不自東遷後始矣又晉文侯子成師封於曲沃亦有宗廟故左莊二十八年傳云曲沃君之宗也杜注云先君宗廟所在是亦別子於大都立所出君廟之證郊特牲本爲非宗而立廟者設文與左傳不相連也至於春秋以後都邑立廟或因古或赫新不必皆協禮典駁國策齊策云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此則采邑得請命於君立宗廟惠士奇亦據左傳襄二十五年齊祝佗父祭於高唐注高唐有齊別廟昭四年楚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字一 禮五十三 禮本

五百四十九

明武城亦有楚之別廟斯並後世之異制於禮或合或否固不能盡援古義以繩之矣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賈疏云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知之立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君之廟是賜禽法詎讓案此豕上山川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等及王子弟立祖王廟者有賜禽法也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以馭其神注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彼先君或非祖王及社稷五祀並爲恆祀王皆不賜禽則亦無致福法故注不及也云主其禮者警戒之制其戒具者亦據祭僕掌受命于王以既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此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亦當警戒都有司糾其戒具也云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者賈疏云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

祭僕之事詒讓案此當爲都宗人自致於祭僕鄭意似以此官爲王臣故謂其別帥都之有司與後注謂此官令都有司禱廟正同非經義也**正都禮與其服**禁督其違失者殿謂衣服及宮室車旗**疏**正都禮者猶大小宗伯掌邦禮此通核五禮而言與上專舉吉禮異 注云禁督其違失者者大祝云禁督逆祀命者注云督正也違失謂僭踰及廢隊凡不合典法者並禁止督正之云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者此皆以命數爲差等正之者與典命諸臣五等之命必相協也賈疏云以下文宗人兼言宮室車旗之禁明衣服之外總須正之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守山川巨陵墳衍之壇城**疏**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小祝云有寇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云保祀互文郊社

皆守而祀之若然此保羣神之境當亦有祈祀之事經不言祀者文不具也 注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者謂都鄙無郊社大祀唯有此等羣神之境也今案都邑當亦有社稷經言羣神足以眩之以壇爲壇域者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于其方注云兆爲壇之管域壇與兆義同賈疏云言壇者謂於中爲壇四畔爲境舉壇則壇見矣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者禱釋文作禱云本亦作禱案說文卍部云禱告事求福也重文禱禱或省禱卽禱之異文禱變作禱官正先鄭注云故謂禱災小宗伯國有禱哉亦有禱祠之事故并以令都家也 注云令令都之有司也者賈疏云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

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  
也會到云令者王令都宗人卽下曰反命是也自上出爲命自  
下稟爲令其實一也案會說是也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既祭  
祀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彼文意與此正同足以互證賈推注  
義以此官爲王臣故以令爲別令都之有司卽意蓋當如是然  
非經義也云祭謂報塞也者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云塞  
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  
案塞賽古今字卽知祭非卽禱祠者家宗人云禱祠反命又云  
祭亦如之明祭與禱祠是二事故卽以祭爲禱祠得福後報塞  
之祭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云秦襄王  
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是先禱後塞之證也賈疏云凡

祈禱曰禱至於得禱則曰祭當與正祭同名祭則是經言祭據  
報塞而言也會到云禱者求禱祠者報塞祭則時祭之蓋社稷  
先君廟之祭公卿自依大宗伯所頒典禮而行至於名山大川  
之在其地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則王以時令都宗人往  
祭有故則令都宗人往禱既得禱則令往禱既事則皆反命而  
經於禱祠下不言反命既祭上不先言祭者省文故於家宗人  
互備其義鄭注似誤案曾說亦是也此經禱祠之文數見女祝  
注云祠報禱又小宗伯注云求禱曰禱得求曰祠大祝注云諸  
所禱則祠之以報焉是祠即是報塞不得更以祭為報塞蓋女  
祝云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  
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並以祭祀禱祠二者分舉此先云禱

爾後云既祭祭即祭祀也且此既祭與祭僕文同彼既祭承既祭祀爲文則此亦通言祭祀不專指報塞可知家宗人云國有大故則命禱爾反命祭亦如之明禱祠與祭各有反命卽以爲止有既祭一反命非經義曲禮孔疏引此注作祠謂報塞則與女祝小宗伯大祝注義同然以賈疏及家宗人注校之則此注自以報塞釋祭孔所引義雖是實誤本也云反命還白王者禱爾及祭木奉王命而往今祭訖當使王知之故必還白於王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

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疏掌家祭祀之禮者此亦家邑私臣之掌五禮者也云凡祭祀致福者亦造於祭僕也左昭十六年傳鄭子產曰孔張爲爾大夫受賑歸賑杜注云歸賑謂大夫祭



歸肉於公孔疏引劉炫以爲亦祭廟之肉卽侯國家祭祀致福於君之事則士臣亦同可知 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者大夫采地卽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賈疏云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謂王子孫之自爲宗者其家邑亦得立祖廟則亦有賜禽法左昭十六年傳云孔張立於朝而祀於家孔疏引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太祖案孔張亦鄭公族故得立祖廟也賈疏云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

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者  
與都宗人令禱祠及反命于國同云祭亦如之者亦與都宗人  
既祭同先云禱祠後云祭二者皆有反命以都宗人及此職參  
互校覈其義甚明賈疏不愾乃云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異  
則此是禱祠訖王復更有命祭祭訖亦反命不知禱祠與祭自  
是二事絕不相冢或偏舉或並行各視王命蓋不可豫定禱祠  
訖後不必皆有王命更祭之法命祭亦不必皆在禱祠之後也  
往云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者鄭意蓋亦以此官爲王臣故  
謂其以王命轉令冢之有司也未祭之先令往禱祠及歸又以  
禱祠之事白於王今案亦當爲王命冢宗人禱既又命祠鄭說  
非經義云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者此亦誤以祭

爲報塞謂命往先所禱祠之處而報塞終事而歸以報塞之事  
白於王也然經祭自通指祭祀與禱祠爲二事鄭說失之掌家  
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掌亦正也不言寇戎保羣神之  
境則都家自保之都宗人所保者謂王所祀明矣疏掌家禮與  
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者猶小宗伯云掌五禮之禁令又云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此掌家邑之禮禁與彼略同明  
禮通賅五禮衣服亦通吉凶言之家邑之主衣服宮室車旗亦  
以命數爲差見典命職禁令謂正其不如法者注云掌亦正  
也者賈疏云都宗人云正故知此掌與彼正同云不言寇戎保  
羣神之境則都家自保之都宗人所保者謂王所祀明矣者賈  
疏云此鄭都家總解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者是王所不祀家宗人自保之則都宗人亦有王不祀者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濃以猶鬼神元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埽地祭牲薦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圖上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四六一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祝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闕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疏凡以神仕者者阮元云唐石經仕作士然士字獨小蓋本作仕後磨改作士序官經注疏作士詒讓案宋以來版本並作仕今從之序官作士誤也詳彼疏云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加之居者此官主祭禘之禮而秉三辰圖象爲官法其職蓋兼史巫之事而與馮相氏保章氏司巫男巫女巫巫等爲官聯也注云猶圖也者小行人注同爾雅釋言云猷圖也猷猶字同郭注引此經亦作猷釋云謂圖也

案郭引作猷者依彼經文改據郭說則此官猶鬼神元之居卽  
請圖畫其形象位次鄭義當與郭同詩周頌般墜山喬嶽允嘏  
翁河箋亦云猶剛也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其山川  
之圖而次序祭之若然此經亦謂案日月星辰之圖詩禮義可  
互證也云居謂坐也者說文土部云坐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  
高注云居止是居坐同義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  
也者左桓六年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云三辰日月星  
也詩大雅大明孔疏引服注說同是日月星謂之三辰此與日  
月所會之辰專指二十八宿者別以三辰爲天之著位者國語  
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韋注云中廷之左右日位門屏之間  
曰著此以朝位況三辰之位也天廣大無位著可辨故以日月

星辰之宿次爲之識別猶馮相氏云天位矣云以此圖天神人  
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  
也下同賈疏云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眾寡多  
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案依賈說居句卽倨句謂祭位  
或方或圓也許洽氏疏引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  
薦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者賈疏云  
按神契文祭牲薦栗者據祭地酒旗星名廚亦星名言廚倉所  
以具黍稷以祭祀詒讓案酒旗坐星廚倉席皆星名續漢書五  
行志劉注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厨開  
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云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五帝內  
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厨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石氏外官占

引石氏云天倉六星在巽南又史記天官書云五帝坐五星卽所謂五帝內座續漢天文志劉注又引蠶蠹云大角有席天市有坐亦是也鄭引彼證祭祀取象星辰之事凡注引緯並稱說詳大司樂疏云言郊之布象席五帝坐者亦謂布席之位象五帝內坐星也五帝主五方布席當各如其方詳小宗伯疏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若禘祫合祭序昭穆之位是也亦詳小宗伯疏云亦又有似虛危者大司樂注云虛危爲宗廟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引石氏云虛危主廟堂祀考故置墳墓識先祖塋域虛危五星爲祠堂墳墓四星祠祀享賈疏云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云則祭天圓丘象北極者史記天官書云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賈疏云



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爲大一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云  
祭地方澤象后妃者賈疏云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  
后妃是其配合也案賈說后妃星卽天官書云天極星後句四  
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詳九嬪疏云及社稷之席  
皆有明法焉者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云天社六星在  
憑南又石氏外官占引石氏云稷五星在張星南賈疏云有天  
淵之星祭祀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言結五帝已  
下也引國語者楚語觀射父對暵王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  
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喪止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  
宜則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  
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特器時服章注云

爽明也擗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義官也聖通也  
朗明也徹達也降下也覲見鬼神者也周禮男亦曰巫處居也  
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牲之毛色大小也器所當用也  
時服四時服色所宜案鄭引之者廣論古神巫能制神之處位  
次主處位卽此經鬼神元之居也衷作中智作知明神作神明  
者所見本不同或傳寫舛異賈疏云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  
心由精爽之意不擗貳言其專一也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  
謂地祇能比方尊卑小大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神明降之者  
止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者男子陽行兩稱  
名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稱云巫旣知神如此又能  
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者明古神巫能通鬼神之情明天象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周禮正義 卷五十三

五百四十九

之法故聖人設官以掌之知神卽觀射父所說是也居以天法指孝經說所云郊祀以下祭祀之象法用之謂立司巫以下諸官及以神仕者並聖人用巫事神之事云今之巫祝既闕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者鄭廣論漢時邪巫誣惑世俗之事鹽鐵論散不足篇云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苟貪貨食卽取釐謝也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鬼以贈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鬼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鬼春秋傳曰罔鬼罔鬼杜子春云禴除也立謂此禴讀如漬癰之漬疏以冬日至

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沍物魁者此明二至祀圜丘方丘之明日別有此禘鬼神元之祭也禮輕故使以神仕者致之賈疏云言以冬日至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 注云天人陽也者牧人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此天廣駭爾小天神依賈說此所致者爲小神祇則天神無昊天五帝日月及大星辰等人鬼亦無先王先公等也云地物陰也者牧人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此地示亦廣駭爾小地示則無大地社稷五神及大山川等物魁則大宗伯四方百物之屬是也云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五十一 楚風學禮本

五百四十八

升而祭地祇物彪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者賈疏云冬至祭天神人鬼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夏日至祭地祇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者據五廟二祫而言此人鬼無先王先公而致之得在祖廟者未詳其說賈酒正肆師疏引馬融說宗廟小祀謂祭殤與無後及司勳功臣亦祭於廟鄭意或當指彼數者而言其因國無主後及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尺之祭則當在壇墀不得於宗廟也云致物彪於壇墀者祭法鄭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墀賈疏云此鄭惟釋人鬼物彪不言致天神地示之處者文略亦當在壇墀也云蓋用祭大地之明日者賈疏云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

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文據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案賈說非鄭性也鄭云祭天地之明日不云冬至夏至之明日則謂圓丘方丘正祭不止在日至之日明矣凡圓丘方丘皆十日但在二至之月耳詳大司樂疏云百物之神曰魍者說文鬼部云魍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重文魍或从未聲百物之神卽物之老而能爲精怪者許鄭說同廣雅釋天云物神謂之魍引春秋傳曰螭魍魎者賈疏云按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魍怪物魎魎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

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魍魎爲一物案今杜本左傳作魍魎罔兩彼釋文云魍本又作魍與鄭此注同魍魎方相氏注亦作罔兩鄭引彼文亦證魍之爲物神與賈服義同非以魍魎爲一物也疏說未然杜于春云贈除也者庶氏先鄭注同女祝注亦云除災害曰贈贈猶刮去也云玄謂此贈讀如潰癘之潰者庶氏注同賈疏云就足于春之義言此以對彼彼大祝云類造贈祭之贈贈爲會合之義不爲潰也段玉裁云云此贈者別於大祝大宗伯小行人之贈也案段說是也鄭於此經及庶氏之贈並云讀如潰則鄭謂彼贈卽六祈之一非此經與庶氏之贈矣蓋此及庶氏之贈與祭名之贈義雖相近而音讀則異云讀如潰癘之潰者擬其音而其義之別亦

見也依鄭義此及庶氏之禴取潰除爲義女視及大視詛祝之  
禴取刮去爲義大宗伯大行人小行人之禴取會合爲義三者  
不同賈謂大視之禴爲會合之義亦非鄭指詳女視疏

周禮正義卷五十三終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三

聖

卷五十三終

九十七